



十二楼

(清)

李渔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非外借



十二楼

(清) 李渔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二楼 / (清) 李渔著.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7.8

(古典文库)

ISBN 978-7-5540-0846-1

I. ①十… II. ①李… III. ①话本小说—小说集—
中国—清代 IV. ①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3133 号

十二楼

(清) 李 渔 著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电话: 0571-85176986)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关俊红

责任校对 余 宏

装帧设计 刘 欣

责任印务 楼浩凯

照 排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豪波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0-0846-1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十二楼》是李渔继《无声戏》一、二集之后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约成书于顺治末年。李渔（1611—1680），初名仙侣，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浙江金华人。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十八岁补博士弟子员，在明代中过秀才，入清后无意仕进，从事著述和指导戏剧演出。后居南京，把居所命名为“芥子园”，并开设书铺，编刻图籍，广结交官贵人、文坛名流。著有戏剧《凰求凤》《玉搔头》等，小说《肉蒲团》《觉世名言十二楼》《无声戏》《连城璧》等，另还有《闲情偶寄》等书。

全书共收小说十二篇，每篇故事中都有一座楼作为中心关目，可见它们是作者有计划创作的，这也体现着作者一向追求故事新颖奇巧的创作思想。这些小说的个别篇章，如《十叠楼》《生我楼》，因过分追求情节的奇巧，不免有描写失真之处，但总的看来，它们还是非常生动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多方面的社会生活，不愧为清代拟话本小说中的佼佼者。这些小说在体制上与《无声戏》的不同之处在于，各篇除三字标题外，又另分回目，多则六回，少则一回。此种较为自由灵活的体制，打破了“三言二拍”式的一篇一回的格局，便于故事的展开和情节的安排，有一定的创造性。由于这些小说多创作于《无声戏》之后，它们在语言运、描人状物诸方面的艺术表现，也就显得更为成熟。所以，无论对于研究李渔创作思想，或者对于研究李渔小说艺术技巧的发展情况来说，《十二楼》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十二楼》的刻本主要有两种，即顺治末年的初刻本和出于其后不久的消闲居刻本。更后的多种翻刻本，分别以这两种版本为依据。今见嘉庆间宝宁堂刻本书前杜濬序署“顺治戊戌（十五年，1658）中秋日钟离濬水题”，当是初刻本的翻刻。此本为中型，分十二卷，每卷前右下均题“觉世稗官编次、睡乡祭酒批评”；正文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字，篇后有杜濬评，无眉批，无夹批，无插图，刊本不甚精。但此本扉页板框内大字题“笠翁觉世名言十二楼”，目录前题“觉世名言目次”，每卷前右上依次题“觉世名言第×种一名十二楼”

（“一名十二楼”五字偏右刻）。如卷一《合影楼》前题“觉世名言第一种一名十二楼”，卷二《夺锦楼》前题“觉世名言第二种一名十二楼”，卷三《三与楼》前题“觉世名言第三种一名十二楼”，余类推。由此可知，《觉世名言》乃《十二楼》原来的书名，同时可知“觉世名言第一种”并非《十二楼》全书之别题。消闲居刻本为大型，亦分十二卷，每卷前右下亦均题“觉世稗官编次、睡乡祭酒批评”。书前杜濬序署“钟离睿水题于茶恩阁”。扉页板框内大字题“绣像十二楼”，板框外上方横行小字仍题“觉世名言”，而每卷前右上却只依次题“十二楼卷之×”。如《合影楼》前题“十二楼卷之一”，《夺锦楼》前题“十二楼卷之二”，《三与楼》前题“十二楼卷之三”，余类推。据此，则知《十二楼》的书名实始自此消闲居本。此消闲居本刊刻极精，正文每半页九行，每行十九字，篇后有杜濬评，有眉批，有夹批，并有精刻插图十二页。再者，此消闲居本的文字与与宝宁堂本时有出入，它很可能是依照作者的修订本刊刻的。

本书即以消闲居本进行标点，并校以宝宁堂本及文宝堂本。点校的原则是尽量保持底本的原貌，但鉴于语言规范化及词语内涵形式演变的需要，对底本中的部分词语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如将“堤防”改为“提防”、“担误”改为“耽误”、“服事”改为“服侍”等。另有一些词语，因语义无明显变化，读起来不会发生歧义，为保留历史轨迹和旧小说的历史面貌，暂不做改动，如“原故”“顽耍”“甚么”及“他”不分做“他”“她”等，在此一并说明。另，文中配有十二幅插图。

序

觉道人山居稽古，得楼之事类凡十有二。其说咸可喜。推而广之，于劝惩不无助。于是新编《十二楼》，复哀然成书。手以视余，且属言其端。余披阅一过，喟然叹觉道人之用心不同于恒人也。

盖自说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苟以求售，其言猥褻鄙靡，无所不至，为世道人心之患者无论矣；即或志存扶植，而才不足以达其辞，趣不足以辅其理，块然幽闷，使观者恐卧而听者反走，则天地间又安用此无味之腐谈哉！今是编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人情啼笑接引顽痴，殆老泉所谓“苏、张无其心，而龙、比无其术”者欤？

夫妙解连环，而要之不诡于大道，即施、罗二子，斯秘未睹，况其下者乎！语云“为善如登”，笠道人将以是编偕一世人结欢喜缘，相与携手徐步而登此十二楼也，使人忽忽忘为善之难而贺登天之易，厥功伟矣。

道人尝语余云：“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终不敢以小说为末技。”嗟呼！诗文之名诚美矣，顾今之为诗文者，岂诗文哉？是曾不若吹篴蹴鞠，而可以傲入神之艺乎！吾谓与其以诗文造业，何如以小说造福；与其以诗文贻笑，何如以小说名家。

昔李伯时工绘事，而好画马，昙秀师呵之，使画大士。今笠道人之小说，固画大士者也。吾愿从此益为之不倦，虽四禅天不难到，岂第十二楼哉！

钟离睿水题于茶恩阁。

目 录

合影楼

- 第一回 防奸盗刻意藏形 起情氛无心露影·····001
第二回 受骂翁代图好事 被弃女错害相思·····006
第三回 堕巧计爱女嫁媒人 凑奇缘媒人赔爱女·····009

夺锦楼

- 生二女连吃四家茶 娶双妻反合孤鸾命·····015

三与楼

- 第一回 造园亭未成先卖 图产业欲取姑予·····025
第二回 不窝不盗忽致奇赃 连产连人愿归旧主·····029
第三回 老侠士设计处贪人 贤令君留心折疑狱·····034

夏宜楼

- 第一回 浴荷池女伴肆顽皮 慕花容仙郎驰远目·····039
第二回 冒神仙才郎不测 断诗句造物留情·····045
第三回 赚奇缘新诗半首 圆妙谎密疏一篇·····049

归正楼

- 第一回 发利市财食兼收 恃精详金银两失·····055
第二回 敛众怨恶贯将盈 散多金善心陡发·····060
第三回 显神机字添一画 施妙术殿起双层·····064
第四回 饶天幸拐子成功 堕人谋檀那得福·····067

萃雅楼

- 第一回 卖花郎不卖后庭花 买货人惯买无钱货·····072
第二回 保后件失去前件 结恩人遇着仇人·····076
第三回 权贵失便宜弃头颅而换卵 阉人图报复遗尿溺以酬涎·····081

拂云楼

- 第一回 洗脂粉娇女增娇 弄娉婷丑妻出丑····· 086
- 第二回 温旧好数致殷勤 失新欢三遭叱辱····· 091
- 第三回 破疑人片言成二美 痴情客一跪得双娇····· 095
- 第四回 图私事设计赚高堂 假公言谋差相佳婿····· 098
- 第五回 未嫁夫先施号令 防失事面具遵依····· 101
- 第六回 弄巧生疑假梦变为真梦 移奸作孽亏人改作完人····· 105

十香楼

- 第一回 不糊涂醉仙题额 难摆布快婿完姻····· 109
- 第二回 逞雄威檀郎施毒手 忍奇痛石女破天荒····· 113

鹤归楼

- 第一回 安恬退反致高科 忌风流偏来绝色····· 118
- 第二回 帝王吃臣子之醋 闺房罢枕席之欢····· 122
- 第三回 死别胜生离从容示诀 远归当新娶忽地成空····· 125
- 第四回 亲姊妹迥别荣枯 旧夫妻新偕伉俪····· 131

奉先楼

- 第一回 因逃难姘妇生儿 为全孤劝妻失节····· 137
- 第二回 几条铁索救残人 一道麻绳完骨肉····· 140

生我楼

- 第一回 破常戒造屋生儿 插奇标卖身作父····· 146
- 第二回 十两奉严亲本钱有限 万金酬孝子利息无穷····· 149
- 第三回 为购红颜来白发 因留慈母得娇妻····· 152
- 第四回 验子有奇方一枚独卵 认家无别号半座危楼····· 156

闻过楼

- 第一回 弃儒冠白须招隐 避纱帽绿野娱情····· 159
- 第二回 纳谏翁题楼怀益友 遭罹客障面避良朋····· 162
- 第三回 魔星将退三桩好事齐来 囹局已成一片隐衷才露····· 167

合影楼

第一回 防奸盗刻意藏形 起情氛无心露影

词云：

世间欲断钟情路，男女分开住。掘条深堑在中间，使他终身不度是非关。堑深又怕能生事，水满情偏炽。绿波惯会做红娘，不见御沟流出墨痕香？

右调《虞美人》

这首词，是说天地间越礼犯分之事，件件可以消除，独有男女相慕之情、枕席交欢之谊，只除非禁于未发之先。若到那男子妇人动了念头之后，莫道家法无所施，官威不能摄，就使玉皇大帝下了诛夷之诏，阎罗天子出了缉获的牌，山川草木尽作刀兵，日月星辰皆为矢石，他总是拼了一死，定要去遂心了愿。觉得此愿不了，就活上几千岁然后飞升，究竟是个鳏寡神仙。此心一遂，就死上一万年不得转世，也还是个风流鬼魅。到了这怨生慕死的地步，你说还有甚么法则可以防御得他？所以惩奸遏欲之事，定要行在未发之先。未发之先又没有别样禁法，只是严分内外，重别嫌疑，使男女不相亲近而已。

儒书云：“男女授受不亲。”道书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这两句话极讲得周密。男子与妇人亲手递一件东西，或是相见一面，他自他，我自我，有何关碍，这等防得森严？要晓得古圣先贤也是有情有欲的人，都曾经历过，知道一见了面，一沾了手，就要把无意之事认作有心，不容你自家做主，要颠倒错乱起来。譬如妇人取一件东西递与男子，过手的时节，或高或下，或重或轻，总是出于无意。当不得那接手的人常要画蛇添足：轻的说他故示温柔，重的说他有心戏谑；高的说他提心在手，何异举案齐眉；下的说他借物丢情，不啻抛球掷果。想到此处，就只好辜其来意，也要弄些手势答他。焉知那位妇人不肯将错就错？这本风流戏文，就从这件东西上做起了。至于男女相见，那种眉眼招灾、声音起祸的厉害，也是如此，所以只是不见不亲的妙。不信，

但引两对古人做个证验。李药师所得的红拂妓，当初关在杨越公府中，何曾知道男子面黄面白？崔千牛所盗的红绡女，立在郭令公身畔，何曾对着男子说短说长？只为家主要卖弄豪华，把两个得意侍儿与男子见得一面，不想他五个指头一双眼孔就会说起话来。及至机心一动，任你铜墙铁壁，也禁他不住，私奔的私奔出去，窃负的窃负将来。若还守了这两句格言，使他“授受不亲”“不见可欲”，那有这般不幸之事！

我今日这回小说，总是要使齐家之人，知道防微杜渐，非但不可露形，亦且不可露影，不是单阐风情，又替才子佳人辟出一条相思路也。

元朝至正年间，广东韶州府曲江县有两个闲住的缙绅，一姓屠，一姓管。姓屠的由黄甲起家，官至观察之职；姓管的由乡贡起家，官至提举之职。他两个是一门之婿，只因内族无子，先后赘在家中。才情学术，都是一般，只有心性各别。管提举古板执拘，是个道学先生；屠观察跌荡豪华，是个风流才子。两位夫人的性格起先原是一般，只因各适所夫，受了刑于之化，也渐渐的相背起来。听过道学的，就怕讲风情；说惯风情的，又厌闻道学。这一对连襟、两个姊妹，虽是嫡亲瓜葛，只因好尚不同，互相贬驳，日复一日，就弄做仇家敌国一般。起先还是同居，到了岳丈岳母死后，就把一宅分为两院，凡是界限之处，都筑了高墙，使彼此不能相见。独是后园之中有两座水阁，一座面西的，是屠观察所得，一座面东的，是管提举所得，中间隔着池水，正合着唐诗两句：

遥知杨柳是门处，似隔芙蓉无路通。

陆地上的界限都好设立墙垣，独有这深水之中下不得石脚，还是上连下隔的。论起理来，盈盈一水，也当得过黄河天堑？当不得管提举多心，还怕这位姨夫要在隔水间花之处窥视他的姬妾，就不惜工费，在水底下立了石柱，水面上架了石板，也砌起一带墙垣，分了彼此，使他眼光不能相射。从此以后，这两分人家，莫说男子与妇人终年不得谋面，就是男子与男子，一年之内也会不上一两遭。

却说屠观察生有一子，名曰珍生；管提举生有一女，名曰玉娟。玉娟长珍生半岁，两个的面貌竟像一副印板印下来的。只因两位母亲原是同胞姊妹，面容骨骼相去不远，又且娇媚异常。这两个孩子又能各肖其母，在襁褓的时节，还是同居，辨不出谁珍谁玉。有时屠夫人把玉娟认做儿子，抱在怀中喂奶，有时管夫人把珍生认做女儿，搂在身边睡觉。后来竟习以为常，两母两儿，

互相乳育。有《诗经》两句道得好：

螟蛉有子，式谷似之。

从来孩子的面貌多肖乳娘，总是血脉相荫的原故。同居之际，两个都是孩子，没有知识，面貌像与不像，他也不得而知。直到分居析产之后，垂髻总角之时，听见人说，才有些疑心，要把两副面容合来印正一印正，以验人言之确否。却又咫尺之间分了天南地北，这两副面貌印正不成了。

再过几年，他两人的心事就不谋而合，时常对着镜子赏鉴自家的面容，只管啧啧赞赏道：“我这样人物，只说是天下无双、人间少二的了，难道还有第二个人赶得上我不成？”他们这番念头，还是一片相忌之心，并不曾有相怜之意。只说九分相合，毕竟有一分相歧，好不到这般地步，要让他独擅其美。那里知道相忌之中就埋伏了相怜之隙，想到后面，做出一本风流戏来。

玉娟是个女儿，虽有其心，不好过门求见。珍生是个男子，心上思量道：“大人不相合，与我们孩子无干，便时常过去走走，也不失亲亲之义。姨娘可见，表姐独不可见乎？”就忽然破起格来，竟走过去拜谒。那里知道，那位姨翁预先立了禁约，却像知道的一般，竟写几行大字贴在厅后，道：“凡系内亲，勿进内室。本衙止别男妇，不问亲疏，各宜体谅。”

珍生见了，就立住脚跟，不敢进去，只好对了管公，请姨娘表姐出来拜见。管公单请夫人见了一面，连“小姐”二字绝不提起。及至珍生再请，他又假示龙钟，茫然不答。珍生默喻其意，就不敢固请，坐了一会，即便告辞。

既去之后，管夫人问道：“两姨姐妹，分属表亲，原有可见之理，为甚么该拒绝他？”管公道：“夫人有所不知，‘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头，单为至亲而设。若还是陌路之人，他何由进我的门，何由入我的室？既不进门入室，又何须分别嫌疑？单为碍了亲情，不便拒绝，所以有穿房入户之事。这分别嫌疑的礼数，就由此而起。别样的瓜葛，亲者自亲，疏者自疏，皆有一定之理。独是两姨之子，姑舅之儿，这种亲情，最难分别。说他不是兄妹，又系一人所出，似有共体之情；说他竟是兄妹，又属两姓之人，并无同胞之义。因在似亲似疏之间，古人委决不下，不曾注有定仪，所以泾渭难分，彼此互见，以致有不清不白之事做将出来。历观野史传奇，儿女私情大半出于中表。皆因做父母的没有真知灼见，竟把他当了兄妹，穿房入户，难以提防，所以混乱至此。我乃主持风教的人，岂可不加辨别，仍蹈世俗之陋规乎？”夫人听了，点头不已，说他讲得极是。

从此以后，珍生断了痴想，玉娟绝了妄念，知道家人的言语印正不来，随他像也得，不像也得，丑似我也得，好似我也得，一总不去计论他。

偶然有一日，也是机缘凑巧，该当遇合，岸上不能相会，竟把两个影子放在碧波里面印正起来。有一首现成绝句，就是当年的情景。其诗云：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并作南来一味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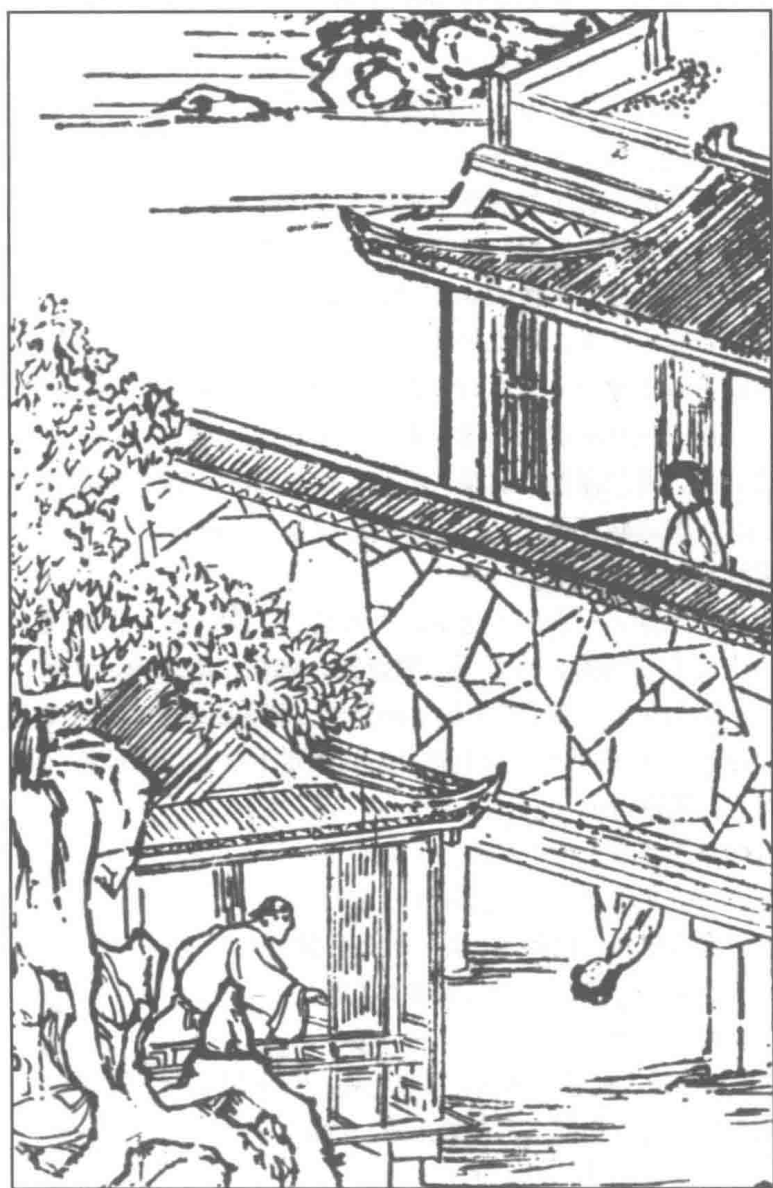
时当中夏，暑气困人，这一男一女不谋而合，都到水阁上纳凉。只见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把两座楼台的影子，明明白白倒竖在水中。玉娟小姐定睛一看，忽然惊讶起来，道：“为甚么我的影子倒去在他家？形影相离，大是不祥之兆。”疑惑一会，方才转了念头，知道这个影子就是平时想念的人。“只因科头而坐，头上没有方巾，与我辈妇人一样，又且面貌相同，故此疑他作我。”想到此处，方才要印正起来，果然一线不差，竟是自己的模样。既不能够独擅其美，就未免要同病相怜，渐渐有个怨怅爷娘不该拒绝亲人之意。

却说珍生倚栏而坐，忽然看见对岸的影子，不觉惊喜跳跃，凝眸细认一番，才知道人言不谬。风流才子的公郎比不得道学先生的令爱，意气多而涵养少，那些童而习之的学问，等不到第二次就要试验出来，对着影子轻轻的唤道：“你就是玉娟姐姐么？好一副面容！果然与我一样，为甚么不合在一处做了夫妻？”说话的时节，又把一双玉臂对着水中，却要捞起影子拿来受用的一般。玉娟听了此言，看了此状，那点亲爱之心，就越加款动起来，也想要答他一句，回他一手。当不得家法森严，逾规越检的话，从来不曾讲过；背礼犯分之事，从来不曾做过。未免有些碍手碍口，只好把满腹衷情付之一笑而已。

屠珍生的风流诀窍，原是有传受的。但凡调戏妇人，不问他肯不肯，但看他笑不笑；只消朱唇一裂，就是好音。这副同心带儿已结在影子里面了。

从此以后，这一男一女，日日思想纳凉，时时要来避暑。又不许丫鬟服侍，伴当追随，总是孤凭画阁，独倚雕栏，好对着影子说话。大约珍生的话多，玉娟的话少——只把手语传情，使他不言而喻；恐怕说出口来被爷娘听见，不但受鞭箠之若，亦且有性命之忧。

这是第一回。单说他两个影子相会之初，虚空摹拟的情节。但不知见形之后实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受骂翁代图好事 被弃女错害相思

却说珍生与玉娟自从相遇之后，终日在影里盘桓，只可恨隔了危墙，不能够见面。偶然有一日，玉娟因睡魔缠扰，起得稍迟，盥栉起来，已是巳牌时候。走到水阁上面，不见珍生的影子，只说他等我不来，又到别处去了。谁想回头一看，那个影子忽然变了真形，立在他玉体之后，张开两手竟要来搂抱他。——这是甚么原故？只为珍生蓄了偷香之念，乘他未至，预先赴水过来，藏在隐僻之处，等他一到，就钻出来下手。

玉娟是个胆小的人，要说句私情话儿，尚且怕人听见；岂有青天白日对了男子做那不尴不尬的事，没有人捉奸之理？就大叫一声“阿呀！”如飞避了进去，一连三五日不敢到水阁上来。——看官，要晓得这番举动，还是提举公家法森严、闺门谨饬的效验。不然，就有真赃实犯的事做将出来，这段奸情不但在影似之间而已了。——珍生见他喊避，也吃了一大惊，翻身跳入水中，踉跄而去。

玉娟那番光景，一来出于仓皇，二来迫于畏惧，原不是有心拒绝他。过了几时，未免有些懊悔，就草下一幅诗笺，藏在花瓣之内，又取一张荷叶，做了邮筒，使他人水不濡；张见珍生的影子，就丢下水去，道：“那边的人儿好生接了花瓣。”珍生听见，惊喜欲狂，连忙走下楼去，拾起来一看，却是一首七言绝句。其诗云：

绿波摇漾最关情，何事虚无变有形？
非是避花偏就影，只愁花动动金铃。

珍生见了，喜出望外，也和他一首，放在碧筒之上寄过去，道：

惜春虽爱影横斜，到底如看梦里花。
但得冰肌亲玉骨，莫将修短问韶华。

玉娟看了此诗，知道他色胆如天，不顾生死，少不得还要过来，终有一场奇祸。又取一幅花笺，写了几行小字去禁止他，道：

初到止于惊避，再来未卜存亡。

吾翁不类若翁，我死同于汝死。戒之慎之！

珍生见他回得决裂，不敢再为佻达之词，但写几句恳切话儿，以订婚姻之约。其字云：

家范固严，杞忧也甚。既杜桑间之约，当从冰上之言。所虑吴越相衔，朱陈难合，尚俟徐覩动静，巧觅机缘。但求一字之贞，便矢终身之义。玉娟得此，不但放了愁肠，又且合他本念，就把婚姻之事一口应承，复他几句道：

既删《郑》《卫》，当续《周南》。愿深寤寐之求，勿惜参差之采。此身有属，之死靡他。倘背厥天，有如皎日。

珍生览毕，欣慰异常。

从此以后，终日在影中问答，形外追随，没有一日不做几首情诗。做诗的题目总不离一个“影”字。未及半年，珍生竟把唱和的诗稿汇成一帙，题曰《合影编》，放在案头。被父母看见，知道这位公郎是个肖子，不惟善读父书，亦且能成母志，倒欢喜不过，要替他成就姻缘，只是逆料那个迂儒断不肯成人之美。

管提举有个乡贡同年，姓路，字子由，做了几任有司，此时亦在林下。他的心体，绝无一毫沾带，既不喜风流，又不讲道学，听了迂腐的话也不见攒眉，闻了鄙亵之言也未尝洗耳，正合着古语一句：“在不夷不惠之间”。故此与屠、管二人都相契厚。屠观察与夫人商议，只有此老可以做得冰人。就亲自上门求他作伐，说：“敝连襟与小弟素不相能，望仁兄以和羹妙手调剂其间，使冰炭化为水乳，方能有济。”路公道：“既属至亲，原该缔好，当效犬马之力。”

一日，会了提举，问他：“令爱芳年？曾否许配？”等他回了几句，就把观察所托的话，婉婉转转说去说他。管提举笑而不答，因有笔在手头，就写几行大字在几案之上，道：

素性不谐，矛盾已久。方著绝交之论，难遵缔好之言。欲求亲上加亲，何啻梦中说梦！

路公见了，知道也不可再强，从此以后，就绝口不提。走去回复观察，只说他坚执不允，把书台回复的狠话，隐而不传。

观察夫妇就断了念头，要替儿子别娶。又闻得人说，路公有个螟蛉之女，小字锦云，才貌不在玉娟之下。另央一位冰人，走去说合。路公道：“婚姻大事，不好单凭己意，也要把两个八字合一合婚，没有刑伤损克，方才好许。”观察就把儿子的年庚封与媒人送去。路公拆开一看，惊诧不已。原来珍生的年庚就是锦云的八字，这一男一女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的。路公道：“这等看来，分明是天作之合，不由人不许了，还有甚么狐疑。”媒人照他的话过来

回复。观察夫妇欢喜不了，就瞒了儿子，定下这头亲事。

珍生是个伶俐之人，岂有父母定下婚姻全不知道的理？要晓得这位郎君，自从遇了玉娟，把三魂七魄倒附在影子上去，影子便活泼不过，那副形骸肢体竟像个死人一般。有时叫他也不应，问他也不答。除了水阁不坐，除了画栏不倚，只在那几尺地方走来走去，又不许一人近身。所以家务事情无由入耳，连自己的婚姻定了多时还不知道。倒是玉娟听得人说，只道他背却前盟，切齿不已，写字过来怨恨他，他才有些知觉。走去盘问爷娘，知道委曲，就号啕痛哭起来，竟像小孩子撒赖一般，倒在爷娘怀里要死要活，硬逼他去退亲。又且痛恨路公，呼其名而辱骂，说：“姨丈不肯许亲，都是他的鬼话！明明要我做女婿，不肯让与别人，所以借端推托。若央别个做媒，此时成了好事也未见得。”千乌龟，万老贼，骂个不了。

观察要把大义责他，只因骄纵在前，整顿不起；又知道：“儿子的风流原是看我的样子，我不能自断情欲，如何禁止得他？”所以一味优容，只劝他：“暂缓愁肠，待我替你画策。”珍生限了时日，要他一面退亲，一面图谋好事，不然，就要自寻短计，关系他的宗祧。

观察无可奈何，只得负荆上门，预先请过了罪，然后把儿子不愿的话，直告路公。路公变起色来道：“我与你是何等人家，岂有结定婚姻又行反复之理！亲友闻之，岂不唾骂。令郎的意思，既不肯与舍下联姻，毕竟心有所属，请问要聘那一家？”观察道：“他的意思，注定在管门，知其必不可得，决要希图万一，以俟将来。”路公听了，不觉掩口而笑，方才把那日说亲，书台回复的狠话，直念出来。观察听了，不觉泪如雨下，叹口气道：“这等说来，豚儿的性命，决不能留，小弟他日必为若敖之鬼矣！”路公道：“为何至此？莫非令公郎与管小姐有了甚么勾当，故此分拆不开么？”观察道：“虽无实事，颇有虚情，两副形骸虽然不曾会合，那一对影子已做了半载夫妻。如今情真意切，实是分拆不开。老亲翁何以救我？”说过之后，又把《合影编》的诗稿递送与他，说是一本风流孽账。路公看过之后，怒了一回，又笑起来，道：“这桩事情虽然可恼，却是一种佳话。对影钟情，从来未有其事，将来必传。只是为父母的不该使他至此；既已至此，那得不成就他？也罢，在我身上替他生出法来，成就这桩好事。宁可做小女不着，冒了被弃之名，替他别寻配偶罢。”观察道：“若得如此，感恩不尽！”

观察别了路公，把这番说话报与儿子知道。珍生转忧为喜，不但不骂，

又且歌功颂德起来，终日催促爷娘去求他早筹良计，又亲自上门哀告不已。路公道：“这桩好事，不是一年半载做得来的。且去准备寒窗，再守几年孤寡。”

路公从此以后，一面替女儿别寻佳婿，一面替珍生巧觅机缘，把悔亲的来历在家人面前绝不提起。一来虑人笑耻，二来恐怕女儿知道，学了人家的样子，也要不尴不尬起来，倒说：“女婿不中意，恐怕误了终身，自家要悔亲别许。”那里知道儿女心多，倒从假话里面弄出真事故来。

却说锦云小姐未经悔议之先，知道才郎的八字与自己相同，又闻得那副面容俊俏不过，方且自庆得人，巴不得早完亲事。忽然听见悔亲，不觉手忙脚乱。那些丫鬟侍妾又替他埋怨主人，说：“好好一头亲事，已结成了，又替他拆开！使女婿上门哀告，只是不许。既然不许，就该断绝了他，为甚么又应承作伐，把个如花似玉的女婿送与别人？”锦云听见，痛恨不已，说：“我是他螟蛉之女，自然痛痒不关。若还是亲生自养，岂有这等不情之事！”恨了几日，不觉生起病来。俗语讲得好：

说不出的，才是真苦。

挠不着的，才是真痒。

他这番心事，说又说不出，只好郁在胸中，所以结成大块，攻治不好。

男子要离绝妇人，妇人反思念男子，这种相思，自开辟以来，不曾有人害过。看官们看到此处，也要略停慧眼，稍掬愁眉，替他存想存想。且看这番孽障，后来如何结果。

第三回 堕巧计爱女嫁媒人 凑奇缘媒人赔爱女

却说管提举的家范原自严谨，又因路公来说亲，增了许多疑虑，就把墙垣之下、池水之中，填以瓦砾，覆以泥土，筑起一带长堤；又时常着人伴守，不容女儿独坐。从此以后，不但形骸隔绝，连一对虚空影子也分为两处，不得相亲。珍生与玉娟又不约而同做了几首别影诗，附在原稿之后。

玉娟只晓得珍生别娶，却不知道他悔亲，深恨男儿薄幸，背了盟言，误得自己不上不下；又恨路公怀了私念，把别人的女婿攘为己有，媒人不做倒反做起岳丈来，可见说亲的话并非忠言，不过是勉强塞责，所以父亲不许。一连恨了几日，也渐渐的不茶不饭，生起病来。路小姐的相思叫做“错害”，管小姐的相思叫做“错怪”，“害”与“怪”虽然不同，其“错”一也。

更有一种奇怪的相思，害在屠珍生身上，一半像路，一半像管，恰好在此